

## 憶昆明

昆明爲雲南之省會，雲南毗連越南、緬甸，山勢嵯峨，江濤洶湧，巍巍泱泱，雄視中外。其間抱偉略，建奇勳，上馬殺賊，下馬草露布之傑出人才，史不絕書，卽就入民國後，已逝之唐繼堯、楊杰兩先生，健在之李根源（印泉）、馬晉三兩先生，其建樹雖各有不同，而鐸鐸佼佼，固無二致。其人其事，世多熟知，不具論矣。獨於再造民國之唐繼堯先生，則不能已於言，唐，別號蕙賡，滇之會澤人，功名滿天下，護國之役，與蔡松坡等，滇池誓師。樹義旗以爲天下倡，不數旬，而洪憲死，而洪憲之元兇袁世凱，亦相繼以死，其撥亂反正之功，巍巍乎民無能名焉。惟聞有好色癖，乃白圭之玷也。愚於民國三十八年客桂林，因戰雲瀰漫，乃挈眷飛昆明，因家焉，嘗展唐墓於五華山，有展墓詩一律：

「墓草青青夕照紅，名山端合臥人龍，當年巨盜移神鼎，此日豪奸唱大風，  
通客頻零憂國淚，泉臺倘願護時功，生平不肯輕低首，獨向靈前折銳躬。」

詩極粗淺，而甚敬重其人也。昆明氣候，四時如春，五百里滇池一望無垠，東馳金馬，西翳碧鷄；其風景最著者：曰西山、曰溫泉、曰金殿、曰烏龍潭、曰翠湖、曰五華山、曰圓通公園，愚流連其間，意頗

自得。偶謁李印老，有贈其句云：

「垂老山中稱宰相，歸來澤畔有詩篇。」

此老怡然，並貽愚詩曰：

「壯年好控不羈馬，難得元章識我心，贈我龍沙千里駿，一鞭風送華山陰。」

豪邁之氣，猶溢於言表。詎意，美景不常，蕭牆變起，三十八年十二月九日突然易幟矣。愚則堅臥不出，靜待騷騎之臨，固已置生死於度外，不意事竟稍緩，乃獨遊圓通公園，以紓結悶，過桃花塢有句云：

「棠花零落桃花紅，猶見蒼松氣鬱葱，為語遊人須記取，花紅半季松凌冬。」

又某友具素箋，堅求內子為作沒骨花卉，內子積痼久，心虛體弱有年矣，愚婉勸之，始為繪菊一枝，栩栩有生氣，因題句書箋上：

「為君嚼墨寫花詩，無限幽情落紙遲，猛憶坡公哀艷句，菊殘猶有傲霜枝。」

此變後之作，聊寓吾志耳！友人見此，為之咋舌。

三十九年春，乃變姓名，隻身微服，別昆明，間關二千里，歷時十五日，始出國境，入緬甸之九谷，進抵臘戍，過仰光，轉曼谷，而止於香港。數年來，落拓山林，讀書自娛，每盱衡世變，默驗人心，而深惡夫鵝蚌之持，鷄蟲之爭，故輒有國破家亡人才凋零之感。然而，巍巍昆明，別已幾度寒暑！前塵回首，恍若一夢，不知涕泗之何從矣。（四十五年撰於香港）